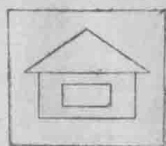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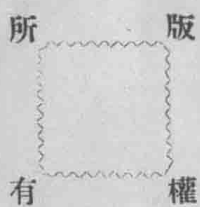
平凡的死

平凡的死

滕固著



海 上
店 書 屋 金



民國十七年
三月初版
五月五日再版
實價五角

自記

在這狹隘的生的旅途上彷徨的我，對面有無數的人頭鬼頭，在譏笑我，怒罵我：醜，惡，頹廢，肉慾，不道德，沒人格等，凡字典上所有一切不祥的字眼，幾乎都要堆在我一個人的頭上，教我一個人替人類出醜，做一個最齷齪的榜樣；我無可無不可的接受了。但是生的旅途上有我這一類的穢物，也是你們人鬼先生之恥。你們一旦自己意識一翻，怕也要把自己靠不住的清白丟掉罷！

這些話，和此集本沒有關係的；不過我別的話說不出來，隨便寫上一點。這集的命名，雖則其中有一篇叫做「平凡的死」，全集的習作，沒一篇不是已死的東西，而且是平凡的死。

目 錄

-
- (一) 舊筆尖與新筆尖
(二) 平凡的死
(三) 眼淚
(四) 下層工作
(五) 離家
(六) 爲小小者

舊筆尖與新筆尖

二月四日

自從與M通信的資格取銷了後，我這醺過紫色的筆尖，久經倒裝在筆管裏。行篋中沒有帶筆墨，無意之間，翻出了這一枝變患的不幸的筆。要記錄些糊塗的生活賬，不得不忍心地拔了出來；可是這筆尖，已成了一片鏽壞的像從古墓裏發掘出的青銅。當時染了不少心坎裏的鮮血，竟霉爛得這樣地了！

寫罷，枯殘不像文字，零落不成章句！我那下筆千言的熟練的能手，也

會有技窮之日！橫豎再沒有人把我寫的東西來一唱三嘆了，只消自己識得，隨便寫下來。

今天浮在東海之上，怎麼又要向島國去呢？我會慣做起碼貨的亡命客，人家對我瞟着眼兒，戴了嫌疑的銀鏡來輕視我，那是很平常的事，愛護我的同行者，可毋須替我耽心事，要曉得我，還是沒有改變過的我。在船上對不相知的婦人女兒們發呆，是我的自由。

這一位鬚頭髮大眼兒西方式的；那一位瘦括括眉清目秀中國式的；還有一位鵝蛋臉靜端端的京阪的真貨。……呀，爲了甚麼？我近來學問上的判斷，毫不長進；而判斷女姓的美惡，依然保持着舊有的機敏。其實那些女性，于我甚麼？徒然費一番心情上的亂暴，似乎有點不值得罷！

海風大了，坐在 Salon 的一隅；陰沈沈地逼着我疲憊起來。昨夜一夜沒有睡覺，半夜裏我坐在狹小的房間裏寫信，同行的一位朋友家裏的僕人，敲

門進來，把我兩件簡單的行李拿了去。那時我的Y，睡在房間裏，沒有驚醒；後房的婢女，和隔壁的一位朋友，都在酣夢之中，他們全不會覺察我的行李，在這時做我的先鋒去了。我看了這番情形，心裏一陣酸溜溜的，忍不住吊下幾行眼淚，時候不早了，我把信件趕快收束了後，推醒了Y；她撐起腰來，擦了擦眼兒，懶洋洋地問我：

「要去了嗎？」

「快要動身了。」

她便離了床，把一隻小烘爐，搬到房角裏，燃上了炭火，煮雞汁麵。我們對坐在爐旁，找不出談話的資料，各自低了頭，靜默地不敢對看。直等煮熟了麵，她才說一聲：

「你吃了些點心走罷。」

我吃了點心，整了衣冠動身；她尾隨着我下樓，她爲我開了後門，刺骨

的北風闖進來，我緊握住她的手，連一聲再會都說不出來。勉強提高了聲浪，說了告別辭，忙的跨出門去。走了幾步，回頭一望，她還站在門口望我；我裹足不前，冥冥中立刻把我拖了回去，她問我說：

「什麼你又回來了！」

「不，你關了門，我才動身。」

碰的一聲，她真的把門關住了：咫尺天涯，要回回不得。於是我和我的半生不熟的家室離別了。

向來沒有家室的我，這半生不熟的家室，開辦了還不過兩個月，糊裏糊塗過去，也不覺得甚麼異樣。到這時，才算嘗到家室的滋味呢。然而自從別了家室，我單身到同行的一位朋友裏，他們在等候我去吃半夜飯；圓桌上圍敘着家人和送行的親友，酒肴雜陳，笑談百出。直到黎明，送我們上船，在船上又笑談了一陣，我這見易思遷的丈夫子，早把我的丫丟在腦後了！什麼

叫做家室，一起忘記得精光了。

我摯愛的Y，你要原諒我呢。當我和某某女王的事情失敗了後，我要炫奇，我要立異，任憑朋友們的譏刺，鼓勵了我的勇氣，爲你解除了柵欄。來做我的夫人。這是久饗珍饈，反思園蔬的一個好例。什麼呢？女性的慾望，和食慾是同一個通則的。當戀慕女性而尙沒得到的時候，活像聞到庖人治膳時的香氣，生起急欲飽嘗的一種傖態；及至過屠門而大嚼，又覺乏味了。厭棄園蔬，想起珍饈，大約是人類的循環慾的必有的進程罷！摯愛的Y，你平昔以帝王事我，神聖事我，你的犧牲，似乎太不值得了。

二月七日

晚上八時，在神戶車站上，搭了火車，往東京去。

上了車，不等坐定，車便出發了。寬了外衣，舒暢了一回坐下。狹長的車廂裏，燈火朦朧，旅客們疲乏的吸息，滿布在車中，大家有心無心地面面

相對；像悶在墳墓裏受地氣的侵蝕，把人們活潑潑地精神僵化去了。

車子到了橫濱停下，開了窗，探出頭來一望，在人衆雜踏的一羣中，夾着五六個穿着西裝的女學生，年紀都不過十四五歲，像結了隊伍似的迎上來。燈光耀在她們的面頰上，映出異樣的柔嫩；目不他瞬地上了別一廂車室去。她們大約是從夜間學校裏散學出來的。車子出發，我還復到原位上，神經微覺昏亂；似乎眼前幻出了五六個橢圓形的照相，參參差差把她們的影兒，平貼在這裡；並且明暗分得很精巧：一個是銀絲的鬚髮，一個的水汪汪的眼兒，一個是兩頰凍得紅赤赤的，一個是——呀，闊別了一年的異國姑娘們，這一年來我幽憂多病，面龐瘦削得多麼利害；你們長得豐麗端好，多麼活潑生趣。這一個新陳代謝的對照，教人如何忍受呢。

車子在黑夜中橫行，原是天地間大惡魔的行爲。我們旅客，任牠驅馳，供牠的愚弄，真是可笑。噓了一口氣，隨便吃了些果物，似乎清醒了一點。

心裏一轉機，覺得剛纔對於異國姑娘們的廣漠之思，未免有些內疚了。但是我要申說的，不要說你們看我是——連我自己也討厭——早已腐朽的了，我不配來景仰你們的了。中學校的運動場上，不少活潑有爲的二十歲以內的少年，教室裏不少未來的學者藝術家。你們第二個運命，就在這兒。我……我現在謹致三跪九叩首，爲你們前途禱祝十二分之幸福。可是一面，我又很爲你們耽憂；因爲世界上的男子，沒有一個靠得住的。小時候總是珠圓玉潤的，長大了沒一個不轉變成獸性的暴漢。於是你們當中，意志堅強的，就要自殺；意志薄弱的，禁在暴漢的粗陋的臂灣中，終身不見天日。那末我現在要預備一副涕淚，爲憑弔你們之用，

隱約聽得小販的聲音；又停到什麼一個車站了。打了一個欠伸一看，對面有幾個客人在張望我，除非他們覺察了我的初期神經病，要想活擒我嗎？這是警察們受了皇家的俸祿，不得不想出花頭來獻媚去；在你們似可不必辛

苦了。

二月九日

在旅途上匍匐了幾天，精神怠倦，有氣無力，好比半殭的虫豸。昨天早上到東京，適適意意的休養了一天，今天還有些小部分的不舒暢，不知何時才得回復。

到駒込去訪問朋友，不知不覺地到了白山中途下車。溜到南天堂書店，翻了一陣新出版書籍，便直跨到樓上的咖啡店，喝了一杯紅茶；幾個侍女對我很平淡的應接着，我才覺得二年不到這裏了。往日天天見面的幾個侍女，大約都被停歇了，或和她們的愛人實行同居了。粉壁上掛着的一幅彭瓊絲 (Sir E. Burn-Jones) 所作「金級」(Golden stairs) 的複印品，還保有十一年前的位置。這畫中十八位妙齡女郎，總還記得我從前在這兒的一種熱狂的流連。從咖啡店下樓，走到對面的一家文具店；主人女兒，微笑接得我說：

「久違了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我買了一個鋼筆尖，一束信封，一束信箋。她在對我上下相視，她又歪了頭兒，現出驚奇的笑臉。除非爲了「昔日之我破制服赤腳穿皮鞋今日之我新洋服衣冠楚楚」嗎？我想假使五六年後，我們再相見時，她或已背了生的小孩子，在管家務事了。那時我看她，怕也要驚奇了。

回到寓中，拔出了久經患難的破筆尖，想要投到唾盂裏，又覺棄之可惜。還是藏在篋袋裏，留個紀念。裝上的新筆尖，牠的命運如何，且看以後。

晚間八時的光景，把新買來的書籍，堆在枕子的兩端；我一個人背靠着床架，盤坐在床簾上，翻了一本又翻別一本；像鑑賞家得到一批新的古董，摩挲欣賞，連吃飯大便都要忘記的樣子。侍役推進門來，報道：

「先生，有客來了。」我因爲硬領領帶都解了，皮鞋也脫掉了，有點不耐

煩。心想來了東京二天，決沒有客氣的人，無勞到應接室裏去。便回答他說：「請他進這兒坐。」

侍役走出，隨即引進一位女客，我有點驚慌；呀，是五年不見的S女士。我放掉了書本，想下床，太匆忙了，右傍的一堆書籍，忽地顛到地板上去，她說：

「T君，你不必起身，橫豎是不客氣的。」

「對不住。對不住。我身體有點不舒服，你請坐罷。」我說了，彎下身子，把書籍拾起；她也迎上來幫忙。我心裏暗笑，這應變的機智，不知道從那兒學來的；這一來，我床上見客，面子上便可告無罪了。

她坐下，我們談了些無關緊要的酬應話後，她提起我們從前的朋友中某女士，某君，某君，某女士的近狀來問我；我一一回答。她低倒了頭，弄着手提的銀絲囊，沈吟地像在找些甚麼談話的資料。燈光搖在她的頭頸裏，她

敷的細膩的白粉像有種反光發出來；我從這一點，才注意她的全身，衣裝，飾物，都比前講究了。從前一片素朴而單純的草草天真，像已失掉了去——她抬起頭來，深秀而略帶愁悶的容顏上，躍出一種將做人賢婦的癥候。恐怕她近來傳染到日本交際界上少年賢婦的流行病嗎？還是別有複雜的素因，造成這種氣度的嗎？我這樣想。

隨後，她問我關於我自身的某件事情；我覺這件事情，以女子爲中心的事情，講給女子聽，很難措辭；默默掙扎了一歇，恰巧同寓的幾位回來，到我房間裏來望我；給我一個不必講出的機會。我給他們互相介紹了一下，她又談了些近來在東京的生活的話，便告別出去。

當夜睡下，心神不定，轉輾反側，默頌一二三四，到一百一千五千……總不能睡覺。忽爾從天外飛來一種空想，適纔看S女士的面色，預知她的前途有點不祥。什麼呢？她像不久就要嫁一個軍閥，或是一個大官僚。那時她

的原來的意志，被環境轉變到沒出息一條路上走了。現今她的胸中虛榮與志節，正在劇烈交戰，一時不能看出勝負來；照她的才具而論，似乎不會墮入魔道；從她的周圍推算起來，她難以避免這個易召的危機。

這是一種空想，但我近一二年來，自己無異發明了一種相人術；朋友之間，有多人經我察言觀色，推測將來的際遇；有幾位的確應驗了。啊，S女士，我爲你又未免要擔幾分虛驚的了。

二月十六日

近幾天來，常到某叮蒂蒂咖啡店去，這咖啡店雖是簡陋，但二個侍女不壞，一個瘦長的叫做一條君子，一個嬌子叫做千葉菊子。有了她們倆，這店可不因簡陋而減色了。

據我這幾天來的經驗，和我所得的一切印象；我喜歡一條君東的那日靈活而輕柔的風度。我每次到來，總要捉了她和她打趣。因爲我不很歡喜千葉